



徂徠集

書

自廿五
至廿六

服部文庫
117
724
15



117
724
15

徂徠集卷之二十五



物茂卿著

書牘二十三首

與朽土州

嚮承見招。忝溫舊盟。情禮之摯。肝鬲為吐。在閣下。則
平仲善交。可謂復見於今日也。在不佞。則狂奴故態。
不啻貽笑於當年也。辟諸美玉之與石。其品固定。而
堅之性。迺皆弗渝矣。是它山之所以取於頑質也邪。
夫不佞斥蹠之士。本非世君子類中物。始蒙吹噓。毛

翼頓生亦嘗感閣下之爲曹丘生矣一行作吏游道益塞益非世君子之絕我也而我之絕世君子也賴有天幸遭逢鼎革縲絆雖存樊籠忽脫不佞之所以強顏復出消搖市中者爲故吾尚在也但以摧抑之餘六翮皆鍛不鳴不蜚五過三年是豈有所能復爲乎獨塊然自信已何意閣下依然比諸席上珍也歸後茫然莫知取措茲因瀧生往聊布衷悃渠亦不佞所爲同病相憐者也伏乞憫之不宣

與并可觀

久飲令問淹想雅型豈料寵招忽辱盛款佳茗美肴

品品而適微言善謔往往乎出散帙賞心引杯成趣傾益如故庸何加旃况值梅雨乍輟槐夏尚淺庭柯葱蒨借涼軒楹籠禽嚶鳴侑歌尊俎盈坐穆風餘清在袂歸途淡月遙標照人興之至此感曷能戢理當再圖樞赴躬謝殷勤特以不佞嬾甚叔夜病類士安種種不堪僕僕非長此自岡山二生素所諳知而乃汪洋千頃必見涵恕也昨承緒論深察遠志大雅君子之道文章不朽之業則知謬垂延接不棄管蒯者意亦在此焉向因下問頗見愚衷其所未罄附具是矣蓋讀書之與修辭其原相爲流通其用判然彼此

行名集 卷之二十一
一則有如貨殖日積其富一則辟諸橐籥愈動不屈
是以子產博物唯資潤色莊周絕學乃擅神奇自古
如斯厥後皆爾應對記述官殊其掌儒林文苑史不
同傳何則不但稟質有近亦緣肄業攸分也而足下
獨嗜挾策不務弄翰以此所爲求彼所欲緣木求魚
誠不虛耳大氏天下之事在習斯成不爲何遂習此
此熟爲彼彼通故厚積薄發實爲救弊格言思隨筆
生迺是摘藻真境天機忽發人籟自從心匠所運物
材唯取雖然豈謂不持寸鐵空拳無敵亦曰何必讀
破萬卷下筆有神要之水陸並進犄角功易讀作雙

修動靜資深但爲足下謙冲秉性自視欲然矜持太
深欲發輒輟遂致典籍之淵旣涉九重述作之林未
攀一枝豈不惜乎不佞忝交雖淺執契是深妄獻狂
瞽敢擬切磋伏惟蒐納時下溽濕起居福祉不備

與池一峰

嚮者使印材二敢煩郢斤玄上人陸續携至圭瑁忽
合恍獲驪珠而後僕之喜可知矣審眎刀法章法字
法具究精妙愧所奉弁言迺有未悉也祇海內無兩
自詫不失言耳又承印譜近入乙夜御覽不意蠅附
千里深托洪庇因知翁所爲寵靈不啻毛楮輩與有

輝光而已。理當面謝。會有新憂。在苒不果。日復一日。迫臘參半。此因上人過訪。聊附致訊。時下沍烈。千萬自嗇。嗣歲改歲。載陽乃謀。負荆以鳴。魯臯之罪。不備。丹侯章未至。彼人好學。非尋常貴人態。深祈翁以爲意。卽於僕如再捧天球矣。

又

是日玄上人袖印二來。謂曰。向者丹侯所丐池老人所鑄者也。循而眎焉。粲然如髮。眴然如畫。厥美也。美似余向所獲者矣。向者余業已以丹侯之命。致諸老人。而後迺聞諸或人之言。老人未嘗爲侯伯大夫有

誥爵者。而鑄其肘。後所繫者。是益慕文衡山氏之義也。而有加焉。予於是乎益高老人之義。內自愧慙。以謂其爲予匪人哉。雖然。丹侯不以有所挾而交予者也。上人其以此意而傳焉邪。予豈以其有爵官而爲之丐焉哉。況上人紹介之乎。以是自慰焉。又以是而旦夕望其破格。有爲焉。及今獲眎其成也。予喜而後可知耳。丹侯方在國。明日謹致諸其邸。則丹侯之喜亦可知耳。邠大夫急遽以致諸國。豈翅喜獲其所鑄之美而已哉。亦喜其不以貴人而視之也。予亦喜其不以爲貴人之徒也。記春月訪老人市中。而值其不

在悵悵然歸也。以予之多疾而不獲旦夕繼見也。聊述予之以喜者以謝之。其所不能悉者。則上人道之耳。時霖雨未已。溽暑病人。萬惟自重。不備。

與樗僊

向聞足下近來好畫。畫訖便壞。不復示人。真好哉。真好哉。古人唯有龍門子。作文章。必欲藏名山。還造化也。足下之還造化久矣。知其與造化徒也。予之求足下此耳。欣然見寫。可謂不唯子期知伯牙。伯牙亦知子期。開幅竹一菊一蘭一。瀟灑二徑。九畹中物矣。大抵時工輩胸中未嘗着丘壑。何有三友哉。覺足下樗

僊之號不虛耳。五大夫久爲炙手之熱。變色嗣後或獲還舊時之青。敬謝二友獲主人。則亦當不落莫。是乃踈足下謝耳。一粲。

答崎陽田邊生

舊臘書。今春從石生所致之。披焉情義懇惻。映徹乎行墨間。以二千里之遠。一面之素。而垂念至此。不知病拙以何得之足下也。所示詩若干首。想皆高先生所刪定。何容於言哉。雖然以二千里之遠。一面之素。而垂念之至此。又何容於默哉。因一二述吾黨學詩法。以酬來意。料亦無益於吾黨外耳。夫詩情語也。喜

怒哀樂鬱乎中而發乎外。雖累百千語。其氣不能平。於是不得已而咨嗟之。咏嘆之。歌乎口。舞乎手。片言隻語。其氣乃洩。吾情可以暢。故詩之至長者。纔與文之至短者相抵。而二者並行于古今間。莫有優劣。漢代兩司馬。唐工部昌黎。互有偏長。而各不相下。是無它故也。詩情語也。文意語也。所主殊也。詩原三百篇。三百篇首風。風首關雎。而其所言不過夫嬪間相思相慕之情。別無若干意思。曲折辟如春風吹物。草木燁然著花。方是時。黃鳥之聲。嚶嚶雖極粗俗。人莫有不愛聽之者。而細繹其嚶嚶之聲。又何有幾多巧妙之意。可說可言者哉。乃至鸚鵡猩猩。則語語有音聲。聲有義。然終不能勝嚶嚶之聲而上之也。此詩之所以主情而不與文章同科者爾。六朝至唐。皆其流風。獨宋時學問大闡。人人皆尚聰明。以自高。因厭主情者之似癡。遂更爲伶利語。雖詩實文也。蘇公輩爲其魁首。餘波所及。明袁中郎。錢蒙叟以之。胡元瑞所謂詩之衰莫衰乎宋者。是也。是又無它故也。主意故也。今觀此方之詩。多類宋者。亦主意故也。夫以和訓讀書。所讀中華書。必顛倒其上下。以從和語。究是和語。夫和與華。同在意而異在語。故以和訓讀書。唯得

之意。可說可言者哉。乃至鸚鵡猩猩。則語語有音聲。聲有義。然終不能勝嚶嚶之聲而上之也。此詩之所以主情而不與文章同科者爾。六朝至唐。皆其流風。獨宋時學問大闡。人人皆尚聰明。以自高。因厭主情者之似癡。遂更爲伶利語。雖詩實文也。蘇公輩爲其魁首。餘波所及。明袁中郎。錢蒙叟以之。胡元瑞所謂詩之衰莫衰乎宋者。是也。是又無它故也。主意故也。今觀此方之詩。多類宋者。亦主意故也。夫以和訓讀書。所讀中華書。必顛倒其上下。以從和語。究是和語。夫和與華。同在意而異在語。故以和訓讀書。唯得

其意不得其語。昧者則見以爲語載意。意得而語從。殊不知均一意也。而有古今雅俗種種語。其於詩亦然。均一意也。而有三百篇語。有漢魏六朝語。初盛中晚唐宋元。是語以代異也。古風近體律絕長短五七言。是語以體異也。以此觀之。得意而不得語者。不能盡夫詩也。審矣。且夫情唯喜怒哀樂愛惡欲。而意之曲折萬變。然意之曲折萬變。可言而盡。無復餘蘊。至於情其名雖七。而態度種種。不可言而盡。唯語之氣格風調色澤神理。庶幾可以發而出之。以此觀之。得意而不得語者。之不能盡夫情也。亦審矣。故予斷

以爲學詩之法。必主情而求之。語是已。此方之人。得意而不得語。其於唐詩也。茫不見趣。於宋詩也。余覺有味。不亦宜乎。今觀足下詩。亦多類宋者。雖高先生詩亦爾。夫能解中華語者。宜莫崎陽若焉。則何至於以和訓而讀之哉。吾聞之高先生學。原僧獨立。獨立禪。禪家偈頌語錄。皆出宋世。淵源所自。意或以此。足下若以蘇黃勝李杜。宋勝唐則已。不則學唐學李杜之道。乃是已。足下能以三千里之遠。一面之素。而寄詩相示。情義懇惻。映徹乎行墨間。則其意若不足。一先生之言者。故以此告之。孔子曰。後世可畏。足下其

勗諸不備。六月十五日。

與佐子嚴

不佞茂卿。自少小修文章之業。慨然有志乎復古。於是昭曠遠覽乎千歲。唯明李于鱗先生。王元美先生。則殆庶乎哉。迺日夜心儀其所撰述。以至於想見其爲人何如。丰采何所似也。精思所至。恍乎時或一交臂而倏失之。忽忽乎若有所喪焉。因謂今距二先生世。僅將過百年。海內之廣。豈莫有所謂心畫者邪。安所從得其碎錦片玉者。以覲然相對於几案間。日暮而遇其人哉。而不可得已。客歲富春山人寄示鳳洲

臨跡。猶爾葉公之好哉。山人止言。奧有真者。而不謂其爲足下也。心甚熹欲之。暨乎朴上人來訪。譚松島之勝。以撩我思。而我不能往。則旁及足下。妙乎丹青伎也。又妄意欲足下一借其出者。以臥吾之游焉。而又不可得已。會春月鄙壽徵詩。山人書中偶爾及之。亦自鳴我心耳。豈必得之乎。本月二日。忽接貴宗人致足下書。敝廬破緘讀之。亾論其辭義兼摯。皆肝鬲語也。果然乎吾游可臥。真龍粹至。譬如自天。錯愕莫措。徐而察之。足下之割其愛也。不佞何德之修。以得此于足下哉。加之壽詩一章。宛然大雅之風。土物匪

之坐享遠方之味甚盛惠矣。乃者足下與山人相善而推山人之愛于不佞者。可謂君子之義哉。不佞雖僻惰乎。亦何敢辭。敬裁四絕以答徽音。併布區區之忱。忱不可盡矣。惜尺牘之垂盡也。臨風長吁。永矢弗諼。葉五臺一軸附上。聊供足下風流之賞。非酬也。餘心照不備。

又

香師至。得足下書。審足下所以善眠食者狀。足慰遠懷。不佞劣劣依舊。祇日日為二三少年所勦。搗絲弄竹。鬪笑過日。時憶所以與足下約也。迺見牽奪中廢。

遂已。忽承見責。愧汗殊甚。必當興意勉強償食言之。債足下其斯須之哉。詩一首奉贈。不備。

又

頻承書諭。不時相報。深可愧汗矣。香上人書來。亦及足下健食之狀。堪慰遙懷。不佞近歲漸衰。不及與足下相見時也。且賴酒力消遣。則去秋患咯血殆死。偶有幸獲神鑿以愈。後比前時體中稍佳。然怯酒不復飲。以故精神轉萎。茶已詩選一事。嚮已與足下相約。爾後時頗留意商確。然其中有一二不易旌者。是以數歲未成耳。伏冀勿怪。壺碑日前與滕廣澤話及足

下事。渠亦莫間。必當上梓以酬足下好古之志也。豐侯豫侯墨蹟各一紙奉。上豐侯矜持不安書。近懇其侍史所得是已。豫侯則足下未嘗乞。然其人善詩善文。書亦適上。好客下士。原嘗不啻也。求諸開國來諸侯中所無。則亦開闢來所無。可謂今子建矣。足下其寶諸。餘未既。

朴道上人西歸時承惠書。書過而上人。不見過。爲之悵然。及夏又附書香老筒中。以疾而不卽報矣。疾今稍稍愈。魯人之所以臯。豈翅魯之罪哉。不佞因疾而

知哀。乃力疾著書。因是而又樂以忘憂。詳諸富春書中。足下亦非外人。宜就叟而觀之。慎勿語之外人哉。不佞又選唐後詩。漢後文。若干卷。其唐後詩。庚集辛集。旣付劄。嚮與足下所謀畫者。嗣當寫呈。足下其舐筆以跋之。其淹五六年。亦曰魯人之臯哉。若壺碑。廣澤任其功。不佞乃得稅駕。遂不受足下督責。可謂幸已。仙島之勝。足下每口之不置。如不佞神飛。何不佞爲司空之令。所驅移居西郊。去爽塏而就湫隘。亦不能詩酒高會。絲竹鳴鳴。若曩日矣。然幽僻可人意。愈益想仙島之勝。已不備。

復松默軒

茲接尺一兼貺詩章。獎譽過當。深可悚愧。緬惟足下。韜略名家。早籍雄藩。是自海南明珠。價高連城。其非燕石所能伍者。可知也。已不佞老廢。不能修禮樽俎。切恐相鼠之譏。貽累弊邦。是以一切謝絕賓客。養病郭外。世之所皆知也。祇一二同志者。不無慕羶。迺其堪敖惰相視。而共把苦竹林中。醉後嗚嗚之聲。時聞於外。遂致世君子謬謂可與共交焉者。是足下之所。以見求邪。雖然。草木之區。臭味自殊。豈可以勉強爲乎。亦不思之甚也。時值寒甚。手顫。嬾于削牘。在苒逾

月。轉增罪戾。併祈高明恕之。不備。

復松崎生

接書。審平安。曷勝欣然。承喻貴邑某寺。設有八景。乃欲命不佞爲記。忝蒙不鄙。屬以文筆之役。此誠盛事也。不佞僻惰一病夫。奈近年人傳浮譽。多以文章相推。而其一二可黽勉從事者。間或有之。然至於紀勝一事。槩不奉命。何者。山川草木。各以地殊。苟不足躡其境。眼熟其勝。烏能勝其任。愉快乎。若或漫然。剽襲古語。敷衍成篇。是世俗常套。語無係著。浮游不定。此記可以爲彼序。換其頭。革其面。那甲移乙。唯言所欲。

千篇雷同齊出一轍不佞所甚厭是其由也然人殊學術世之習宋文者或以爲當然則不佞所不知也祇問諸不佞譬則投獸湖海求其浮泳放之雲霄欲其飛翔何異也獸之不能不無鳥魚伏請足下它求可也餘期面晤照鑒

復三浦峯庵

嚮因書肆人寄示劄記一紙時偶乘醉傍注數語既而醒矣深恐觸忤高明也何意不以爲過惠以華緘辭語懇懇謙冲自處雖未接儀型而足以見其所蘊已不佞世故業醫而於醫實無所得故更事筆硯而

今言醫寧能免大方馮婦之誚哉且隨筆一書本出一時遣興絕無意于問世誤落劄劄之手廣布海內高明君子若足下者競起相尤海內固當滔滔不佞亦何怪之但人各有見我以我所見足下以足下所見各執所見則何能一也若或足下有意乎不佞則當就不佞問之不佞有意乎足下則亦當就足下問之今則不然徒以書牘相挑是好爭也夫好爭者君子不爲也不佞始未嘗知有足下而觀足下所言皆汪機張介賓等常言無足怪者不佞雖固陋亦嘗一二涉目是不佞無意乎足下者審矣獨怪足下之書

似有意乎不佞。而徒以書牘闡理。是恐非君子所爲也。不佞不敢置對。且書中以大極爲元氣。則足下必浸淫乎仁齊之學者。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則假使足下有意乎不佞。其說甚長。豈尺一之札所能盡也。且海內諸君子。其學雖富。其知雖崇。而率皆未閑文字之業。顛倒錯置。語非其意。今讀足下之書。亦有一二不可解其意者存矣。段使不佞置對。足下亦當然爾。則書牘如織。何益乎學。嗚嗚。喧。徒傷其德。禮德必反。因辱惠書。故聊布衷。自此之後。敢請金玉其音。

復超諸公子

不佞僻惰一病夫也。未嘗語人間事。何況求聞達於諸侯之邦乎。忽承華簡。恍如天降。重以嘉貺。紙布二端。大邦勝槩。和歌一冊。儼然至前。而不知其所以繇來也。爲之茫然莫措。問之致書者。而後始知足下者。大邦貴介公子也。捧以讀之。而後始知足下雖昧其平生乎。亦有意於不佞者也。因思足下者。大邦貴介公子也。豈有所求於不佞哉。不佞僻惰一病夫也。亦豈有所求於足下哉。且君子無意外之交。唯孔子問禮於老聃。是已。是足下亦有所求於先王孔子之道。

已夫海內諸侯之邦莫大於大邦焉而大邦之多君子也其修先王孔子之道者何限乃不遠千里辱及不佞是足下有所求於先王孔子之道者亦可謂至已然後北向再拜以受之雖然千里亦遠矣哉不佞終莫有所裨益於足下已。是雖受其貺乎不佞之心亦竟莫有所釋然已。有弊扇一柄華人之製也不佞藏之也久矣北嚮再拜敬獻之足下足下其以之敷揚仁風而輔大邦之化於無窮哉是亦不佞之所以有意於足下也豈以爲酬之乎不備。

又

再報手札捧而讀之。疊疊數十百言。能推赤心人腹中。始信足下非人間世人也。已世道益岐。本質皆喪。獨喜大邦之人多有淳古風焉。仙城之名。豈不信哉。而足下乃質直不飾。謙虛忘己。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承索下里之辭。既已定交。豈敢媿其陋以自掩哉。祇如大邦名山大川。目足所不及。烏能言之乎。且集中所載。皆天朝名公卿所爲題咏。豈容韋素廁其間哉。雖足下教之。禮不敢奉命矣。伏乞勿怪。春日載陽。鳥嚶其鳴。野人暴背。寧必無一二呻吟之聲。可托諸毛穎者乎。嗣當寫瀆。不備。

又

地接蓬瀛。迎春當先天下。人肖姑射。享祥豈比人間。伏惟足下。福履綏之。遙枉華牋。兼貺盛儀。寵賚茲多。感謝不盡。謹此裁答。不備。

復柳川內山生

不佞嘗在藤豫侯坐。見柳川紙。潔白如雪。頗似華牋。因思是必水土之美。乃產尤物。物既若斯。其人可知。然生平寡交。未能見其人。以爲憾也。者久矣。是日忽辱足下書。捧而讀之。謙恭之至。趨向之盛。是豈鄉者所欲見其人者非耶。大氏世儒者。固守其家學。敝帚

享之千金。是其自是之見。乃舊習所錮。其陋可知。間或自知其不足。然浮夸銜世之心。盛而不能自卑。以求人亦厚嗜世味。汨沒流俗。其不可以入于聖人之道者矣。今足下能祛二者之蔽。謙恭之至。潔白若斯。夫至若見推之盛。則自足下慕華風之深。草木臭味宜矣。予不佞得足下書。而信貴邦所產。寔有其人。如足下者。足以酬夙心。不亦喜乎。雖然。凡海內之士。求交于不佞者。不佞未嘗不竭其一得之愚。以進焉者。是茂卿也。今廣潔白之義。以爲足下之報。請勿忽諸。夫曾子有曰。江漢秋陽。皜皜乎不可以尚焉者。故潔

白之至。但孔子爲爾。後世儒者。誰不宗孔子。然皆溺其所習。或朱或陸。固守不化。不佞前年所著護園隨筆。亦猶是耳。則足下所以見推者。豈盡能免之乎。夫六經者文也。故欲學孔子者。必自文章始。文章之道。論世爲先。故善爲而後六經明。孔子之道可得矣。古博學之。故學之道莫博若也。足下其博學以識所謂古文辭者。而後潔白之義可得而廣也。不爾。固守其所習。是朱陸耳。曷足以爲孔子乎。若或取諸己心。以爲道。是己之道耳。豈古耶。且二代而後。雖中華亦戎狄猾之。非古中華也。故徒慕中華之名者。亦非也。足

下其思之。不佞所以報足下者。止是書。不盡言。爲之望風。悵然不備。

與佐生

辱惠書。知足下旅况平安也。聞從東厓氏游。古云博學無方。朋黨相軋。非君子之道矣。况海內寧復有踰伊氏者哉。足下其勉之。適病肺。臥蓐作報。草草。

答島謙叔

足下處西海。不佞處東海。中間相距二千里。真古人所謂風馬牛不及者。豈不遼遠乎。迺接翰札。懇懇教之。不知不佞有何德。而辱勞遠方君子。至于斯也。伏

讀其辭剴切深至。傾心見推。雖未能奉顏色承謦欬。亦足以想其爲人焉。不佞已從竹先生游。則宿學耆德。恂恂乎洙泗之風哉。又與其高第弟子稻君相識。得其詩誦之。則翩翩之才。後進領袖矣。若足下。則亦質直好義。過於人焉。深山大澤。龍蛇所生。而今而後。信乎筑之爲大邦哉。不佞謏聞寡陋。未足以動衆。而辱大邦君子之知。若是其盛者。可謂幸已。承喻護園隨筆一書。不佞一時惡伊氏務張皇門庭所著。當其時。實未聞道。以今觀之。華辯傷德。尠識害道。深可惶慙。譯筌迺村夫子教小兒號嘍語。何足以掛大方齒。

牙哉。併蒙弊喻。愧汗浹背。蓋古聖人之教。不出於詩書禮樂四術。學者優游乎其中。務以成其德。德成而後所見自殊矣。豈有嘵嘵之辯乎。後儒好辯。自孟子始。孟子書莫非闢楊墨尊孔氏者。是其著書本旨。洎後世。餘弊轉滋。迺以明理爲儒者本務。殊不知德之未成。理由何明也。不佞昔年亦坐是弊。心實惡黨黨。由是立辟諸惡影。日中走。豈不悔乎。近來唯與竹先生及一二同志言之耳。知足下亦有意於不佞者也。故聊布區區。書不盡言。萬惟亮察。不備頓首。

與肥大夫蘭岩

湫哉西土。雖以足下之賢。世爲大藩毗輔。而樹風猷於一方也。五六年。前僅得聞諸大潮師之言。私心竊鄉慕焉。已亦唯風馬牛不相及矣。不佞汗。豈求欲納交於上國名大夫。以爲文苑重哉。近者因大潮師。而又得識寂通師者。徐而問之。乃足下之令子也。足下業已捨其子於釋氏。弗子之。釋氏之道。父不得子之。則弗子之。俾其頭陀爲行。鉢盂爲生。徒跣千里之外。樹下亦不二宿。而弗顧也。嗚乎。足下豈恣然父子之愛者哉。其意謂道如是矣。是非古之能約情合道者。烏能與于斯。則愈益識足下之賢。已益寂通師有志。

於文章之道。乃從不佞遊。觀其爲人。聰慧精敏。古明教覺。範之流亞也。段使博之以典籍。假之以衣食。優游以厭飫之。交友以切磋之。不出五年。必能成其志者矣。乃其頭陀爲行。鉢盂爲生。徒跣千里之外。樹下亦不二宿也。是何以能成其志。豈不可惜乎。釋氏之陋者。乃謂何以此糟魄爲夫。苟以糟魄乎。則棒喝偈頌。何殊焉。且衆生皆有機宜。是以香嚴以香。妙音以音。龍樹以外道。豈必一途哉。况瞿曇稱文中王。而今之海內。獨文章寥寥。象於釋氏者何耶。足下盍小與之。衣食典籍之資。俾周旋東都搢紳之間。以成其所志。

則明教覺範復見於今日者豈非足下捨其子釋氏之至願邪不佞儒者而非奉釋氏之道者也然天下之善一矣故既聞足下之賢而信之又識寂通師之志與材而惜之是以不顧唐突之罪千里修書於足下者如此伏惟鑒察不備

答和君實

次公此來語足下不已及見其詩乃知次公不私其黨也足下益海內才哉少頃出足下書見授捧讀之後益信之矣琢玉之喻古人不恃美質爲爾足下唯思之辱足下高義且六十老翁心急甚不欲金玉其言伏冀足下唯思之生質之美加以學問博大高明何所不至不佞所願聞也不備

復子華

承尺一之貺副以瓷杯二事披閱辭義懇惻深挹盛意近作若干篇足快人意始見文章二長兼之何其優也伏惟足下寔富春秋苟能黽勉千秋之業亦易易耳時下秋霖涉旬寂寥殊甚次公以促裝故亦久不來試扣足下所惠物鏗爾作哀玉響恐玷遂已何日得聞足下長嘯聲意亦爾爾臨風悵然不備

復谷大雅

寥寥乎大雅足下。茲接尺一。知足下平安之狀。喜慰何加。二復來美。恍如握臂。邇中時。覺鄙吝去。體焉益不堪。寥寥之憾已。書中所言。乃近觀不佞學。則附錄中語。指擿二三。欲以觀不佞答辭。然此事不佞不欲辨。何則。人各有所見。何必能同。所見雖異。足下不能外孝悌忠信。別爲道。不佞亦然。則均是孔門之徒也。何必爭其異同。且孔子時。書無定義。各從其所見。故如引詩書。其義處處皆殊。請舉一二。如於緝熙敬止。在詩止爲語助辭。大學則止於至善之至也。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在詩本言上天不可法。故法文王。

而中庸乃言至德之作。不動聲色。此類不遑枚舉。可見其無定義也。孔子時學問皆如是。故不佞謂苟能以孝悌忠信爲道。何必爭其異同。且前年與足下數相見時。言談之餘。時或有所觸發。然足下不以爲意。漫弗之省。是足下善於宋儒之學。心深好之。故不佞之言不入耳。其後既歷數年。足下好學益博。讀書然所讀皆宋後書。大抵宋以後。不啻經術。至於文章。經濟。旁及醫卜。諸雜書。亦皆程朱流風所浸淫。故所讀益博。理學之蔽益牢。不復自覺。已不佞則殊於此。因學古文辭。日熟古書。目不涉宋後者。十有餘年。稍稍

知有古言而不與後世之言同也以古言讀之宋儒之解無一合者如彼附錄中所載乃僅僅萬分之一矣是豈得一一傾倒以語足下使無疑乎要之樵子問山漁夫答水杓鑿不入果何益乎以不佞觀之程朱亦豪傑絕倫之士豈不敬畏祇其解不與古言合則非孔門之舊別立一種宗門不佞謏劣豈能知聖人之心乎亦豈知宋儒果非而不佞果是乎然吾所謂古言推諸古書一一脗合例證甚明夫宋儒縱聖不知古言而得古聖人之心萬萬無此理故不佞終不能棄己所見以強從宋儒耳觀足下所引諸文皆

用宋儒之解是足下滿腔皆宋學更無它物不佞雖辨豈能使足下了然無疑乎足下既以不佞爲非則斥不佞之說不用是無憾矣萬一或以爲有理則伏請自今已往絕日不視宋儒書一熟讀漢以前書則足下聰敏年尚少數年間必知有所謂古言者夫然後宋儒之解罅漏百出不復踈不佞之辨矣不佞所以答足下盛意者止於是若欲口舌爭之水火冰炭之不相入轉增紛呶耳惟足下亮察不備十二月二十五日

不佞從季秋深病在苒以至今日尚未全愈祇近

蠹沒把毫倚馬之敏亦所不辭也。然是自仕宦上事。官樣文章奚益足下哉。遲數日護養氣體稍佳時便好。上道文亦或成邪。是雖未可必乎。天既借我良緣。傾益若舊。湊巧兩便。何謂之必無也。來書曰。午後少差來見。俟之俟之。

又工故本

書至。知翁益健也。蒙惠古文孝經一部。未審此書何歲上木也。此間希覲誠足珍矣。承令嗣將有三加祝。以字說見委。千里之需難乎謝不敏。而其臯緩見于辭焉。它近作文一篇。詩若干首。附貢其為吾藏拙可。

也。若夫所需官樣文章。迺吾生平所大不滿意者。辟則有韞玉與武夫櫝中。雖人或索武夫乎。何心迺薦其不貴重者哉。要之皆非玉耳。亦各言其志也。東行吟留之日久矣。近者一憲廟卽世。遂爾放閒。而後方始得受讀卒業。從事丹鉛已。謹呈案上之玩。何評之有。亦各言其志也。烟譜更須考索。迺成。惟自愛。話心何日。不堪悵然。

又

足下惠書。二次屬和之什。烟火之草。加以獨麟來鳳。及伏陽貫隆父。屢為稱道其意者。何其塵乎。余所不

即報者。昔仲尼在齊。聞韶學之。不知肉味。不佞茂卿。蓋亦其徒云。問笙浮屠說頌。瑟師湊氏。則參差之翼。秋秋之鳴。女媧之所像。嶰谷之所寫。箭武美善。漢祖示不相襲。與夫明妃之嘆。陌桑之唱。唐代佚傳。清平三調。扶南天竺。高句驪。胡笳羌笛之音。宛乎有存。為反求之。生平所睹。記載籍中者。論倫皆合。有味哉。其節族之間。辟諸趙簡子。享帝臺也。鈞天七日。何啻人間。世三月哉。殆乎不知日出月入。如狂如癡。一切皆忘。嚮壁詹詹。悉中宮商。侍史從荀。操簡錄其言。稍稍成緒者。亡慮十卷。然後大樂易簡之旨。律間聲氣之

元人受橐籥。八風投會。華夏舊音。洋洋和雅之度。旋宮十二。失諸繁蕪。曲譜制器。疇人所守。以及繁柷。候瑄。量衡生準。諸妄宋明諸薦紳先生。世以知積苞塞。猶鬱者。聚訟未讞者。鬯然犁然具是矣。既寤後。自誦自賞。不自知其從何得之也。是其所由以廢聞問之由。雖然。篇帙浩博。未足以郵致足下前。祇以自解。媿嬾之嘲耳。足下居距天王寺。想當不甚遠。不知制氏輩亦有所能言其義出於聲容之外者否也。鵜殿蘆葦。有所為。詔子者否也。安所得足下詩被之。匏竹者哉。春風初動。黃鳥侑酒。酒頗不佳。輒思足下所自詫。汲

奠木釀成者如何已。若夫所徵駁隱元碑銘者。予實無此事。足下或得之傳聞之誤邪。朝野墳簞集。予陪臣不敢當其朝字。墳簞終非伯仲。故不再和。其思諸不乙。

又

本月十日夜歸。燭下得足下書。急破緘展眎。則足下與韓使相酬和詩。及館禁嚴不得入者狀。宛乎在。目想足下其時作何態。遂至失笑也。好事癖。一至于此邪。足下憧憧爲利往來。嗚呼。當今世不可無足下矣。夫三韓獷悍。見稱于隋史。而不能與吾猿面土爭勝。

也。後來迺欲以文勝之。則輒拔八道之萃。從聘使東來。猶且不能勝足下而上之矣。往昔唯新羅女王一篇。收諸品彙中。今則其南姓者。稍爲彼善於此耳。去年來一國人如狂。吾不知其何爲而然也。晁卿之雄。與謫仙摩詰相頡頏。距未千歲。迺至憚此輩爲何其衰也。使人嘆息泣下。獨恠馬島雨生。猶能識吾縣生。吾又不知其從何處得此眸子來也。足下以爲奇事。不亦宜乎。予今買三頃許地于牛門西。爲客星橫足處。偃蹇其中。且朝且暮。聞足下埃明歲東游。則相對剥芋滄葱。同眠松風。敢請勿以言實其腹。夏初得所。

惠鵜殿蘆數十莖。上有詩。詩佳甚。祇以其謂寄善筆。栗人而予不善。故不敢和。其蘆以作啜子。畀善者使吹。其聲迺佳。似詩。其時書以苦暑。故不報。足下猶爾不見。嗔。遂使予不得不有此答。嗚呼。好事癖。一至于此邪。此復。

又

吳服街送致足下書。因審足下安穩。大足欣慰。不佞病懶依舊。亦無它異事。勿勞遠想。所論譯筌一事。已屬香洲。儘力承當。乃不容從旁掣肘。但瀨尾者。千里來索。其誠心何可拒卻。理當與香洲一商量。而香洲

昨夜飄然。奧州去也。奈何奈何。詩俗語等。諸筌蹄。不留藁本。何以塞來意。雖然是皆我胸中所出。藁本雖失。舌尚在矣。倘或得一二後生。心慧筆敏。堪受寫者。不過一二月。藁本失者。不追而得也。不佞不敏。學乃日覺少進。則再成之藁。未必不勝舊日者矣。獨苦此方近來。却少聰慧。堪筆受者。已煥圖沒工夫。亦不能寫文。罪作足下人情也。聞或人謂予。序中有顛倒處。此自下等人說話。無足怪者。就此一語。尤見其未到田地。字義誠多事。至於語理。本有天生自然之則。一得其款。欲違不能。任口隨筆。縱橫皆真。何擬議安排。

之有。其根本分歧處。在以和語推漢語。與以漢語會漢語也。或人所派。是近世精細學問。其於讀書法。亦搜抉無遺。但其所未達一間者。亦在由和訓而入焉。是以究未離和語境界也。蓋其作文字。一字一句。皆將古人文字來。爲例爲格。依樣畫葫蘆也。夫古人書不可查盡。今日事亦無窮極。畢竟學未到放手處。安得語語無差邪。吾黨則異是。其法亦只以漢語會漢語。未嘗將和語來推漢語。故不但把筆始無誤。平常與同人輩。胡講亂說。語語皆漢語。莫有一字顛倒差誤者。侍史從旁錄之。燦然文章。忽成卷軸。設使或人

輩視之。則當愧死耳。吾黨學者。雖睡中寢語。亦不顛倒。而或人輩見以爲大小大事。豈不憫笑乎。然吾於文戒中。必諄諄乎此者。此乃受學之基址。故設以爲入門。蒙生第一關。透得此關。纔得爲無學識。不會文章。的華人耳。如年年來長崎。張二官。李三官。輩商客。何足尚焉。若夫一派學問。雖高。基址不立。如陂陀地上。建九層浮圖。緣何不歪倒乎。嗚呼。吾豈但憫笑夫輩已哉。昇平百年。海內文章。當興不興。此吾所深憂也。足下其爲洛下留心學問者。致是意可也。和韓唱酬錄未出。故未審兩森何所道。別楮承慰。多謝。日下

暑甚自愛不備

近因喜兵歸。修報書。及拙和一章。護園隨筆二本。附上。想當達矣。吳服街。又致足下書。悉足下家內大小平安。可慰。迂拙如舊。請勿勞遠念。縣滕二子詩。既以付梓。梓成。亦要足下揄揚廣布。以不致剗剗吃虧。是所承問。東郭瑕疵處。畸賞中略略道之。見自當委悉。此不欲更勞毛穎。芳氏二火辨妄三本。遠示相及。以丐評訂。是誠君子不耻下問之意。理當細加商量。酬其來意。道理言辭。固是二端。然欲修辭。須先問其理。

予未得芳氏所言之理。則茫難下手也。大氏素問說運氣處。本自它書攙入。細玩文辭。迥然不同。况素問雖祖述聖人。其書出戰國時。採綴緝成。有如百家衣體者。其理有不合造化處。語亦非如六經精粹者。今外六經而欲一据素靈以斷造化。是難矣哉。如火有君相。易範所不言。而方技家自有深意。但措語不瑩。竟招紛紜。不知芳氏於其本原處。無少疑否。是其大本處。又觀芳氏所論辨。語意大欠醞藉。近年閭齋仁齋講學洛下。此風浹人肝髓。夫心淺者氣躁。見狹者語激。理固要明白。論固要正核。而不可如是訐譏相

尚也。予每愛薛立齋。其與丹溪治法大殊。而其十六種中。未嘗一毫肆謗。可謂方技中君子也。今芳氏所著。卷帙浩博。非草率所能了。且予心所未信。而勉強爲其人潤色華語。此以予爲譯胥也。予雖不敏。所不敢矣。且非極惡口。則不慊芳氏之心。此予筆頭作此無賴事也。亦予所不敢矣。足下宜將此語。芳氏是可也。又承拙槭頗成軸。中有二通國字書爲憾。可見足下好事之至也。然足下所問瑣細。不答則負足下之意。答則恐少年窺人。故不得已。特作國字書者。此政欲其不傳爾。如嚮答論或人事者。醉中作書。發後噬

臍矣。此後事及細屑。依舊國字書。足下勿憾哉。文海披沙。予所不經見。倘一借示。何幸過諸。芝軒集序。謾弄拙斧。請子細鳳洲果來見。誠是有意。但下根下機。無自立處。守人說話。要無成就之期已。譯筌題言十則。是予無隱乎爾處。過密中。嘯歌皆廢。時下漸寒。自嗇不悉。

又

憶新年對梅花。輒思浪華間有高人。正爾鬱陶。則足下緘至。所惠墨。急取磨之。異馥與梅花相發。真豐山香哉。雖然。非高人贈。何迺爾爾也。杜鵑報夏。則足下

詩至。佑以足下臘釀。輒又覺與南風之薰相發。猶爾作梅花氣也。愈益鬱陶弗已。足下其以何日東下邪。嚮在書肆。忿忿作書。以時賞三十部。相托不知都畿間有能讀者乎。隨筆何日脫木。芳子書情義俱至。洞簫雅甚。名工所斲。真寶玩哉。欲作書相報。未知其別號。謂何也。伏乞後便見教。予今修憲廟實錄。老藩命之。以故矻矻刀筆間。譯筌二火。辨妄工夫。皆爲其所奪也。時漸熱。瘟瘧並行。千里外不知何如。萬惟自重。不乙。

又

舊臘辱書。知足下亾恙者狀。時方歲事倥傯。未暇裁答。新年來。春和早回。花鳥爭媚。因有懷足下作探郵馳報。頃因鳳洲來訪。從旁窺見足下書。乃知足下激甚也。爽然久之。足下何以有是言。徐而思之。夫不激何以得爲足下哉。雖然。不佞獻評。原爲千秋謀。古人曰。污不阿其所好。是何故也。文章天下公器。董狐筆豈輕高下其手乎。段使獲愠足下。亦所不悔。且夫中唐亦非易易。昔者錢起與王維輩相酬和也。尚且不欲立盛唐諸公下風。於是乎新調遂起。可謂豪杰士矣。弇州晚年。枕藉長慶。而謝茂秦在七子中。獨稱異。

族則足下亦何恨也。足下所師非烏鳴春邪。鳴春晚唐宗匠。雖孟賈所不及也。足下乃以中唐自鳴。大氏海內言詩者不超宋元而上之矣。間有一二唐語。其調錯雜不足稱述也。獨鳴春先生。劇濯自振。克成一宗。足下青藍不循故步。故予嘗謂京畿間孰能過此二子。烏紗青天。吾其誰欺。若或以盛晚相猜。殆非知詩者。蓋詩以格爲別。高華雄渾。古雅悲壯。是盛唐所尚也。而足下詩有此邪流。暢圓美。宛切動人。是中唐所長也。足下則肖之新奇尖巧。刮目快心。是晚唐所擅。而非鳴春不足以當之也。足下以此自印。自當得

之已。又承足下於不佞詩。未得其意味所在。此一語所以墮中晚也。夫盛唐主格。中唐主情。晚唐主意。古人曰。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可見情意二者非最上乘。焉。吾東方學者。以和訓讀華書。故其病多得意而不得語。吾於崎陽邊生書具道之。今謹附上。伏請賜覽。足下或欲因此一激。遂望最上乘。則一二年間東來。目擊道存。似難非難。似易非易。要在棒喝下一汗。而非言語文字所能傳也。雖然。足下或能以滄浪詩話。廷禮品彙。于鱗詩刪。弇州卮言。元瑞詩藪。朝夕把玩。詩亦在阿堵中。何必待不佞也。吁。不備。

盛唐詩亦非無意味。然以意味求之。終沒交涉。所以謂僧瑞下根下機者。平常袖詩來求改竄。極力改竄。何得盛唐。辟如牛與馬。戴角馬頭。圓其牛蹄。牛自牛。馬自馬。豈容強合。故學盛唐者。要有轉身處。一託胎天女腹中。咳唾皆非人間語。記伏陽貫隆甫來以詩見。予當其時。五來五呵。十來十擯。然後彼嗒然有會。但以欠修力。尚不得爲開天人。可惜。足下無已乎。其皇甫子循乎。以六朝語爲中唐調。萬世奇絕。足下豈無意邪。

護園護字。予未嘗用萱字。喚牛喚馬。一任世俗。何必改作大氏。求世人遍知。是學者大病。芳子辨矣。予尚留在儿上。此非無意者也。但非彼人裁書自請。決不能下雌黃矣。何者。其人盡畢生力作是書。豈可容易改竄。正慮後禍也。

又

郵筒麈尾。報以一柬。無乃憾。懶夫之益。懶乎。伏枕三月。紙筆悉荒。時維南風之薰。足解吾愠。蹶然而興。取足下所贈數篇而誦之。恍若游乎難波之浦。與蘆蒲中人語矣。欲和其一。觸喉而止。都下苦哉。愈益思足下耳。護園隨筆。今已布寰宇。揚人醜者。足下其張本。

邪。雖然藏諸名山。後世必有子雲者。亦何憾也。滄溟集一本附上。

前書言。足下欲以譯筌上。仙洞。是乃家塾中教童子語。何以上干天威。而能無惶恐邪。不佞向輯樂書。所爲媿媿弗已者。實爲周漢之音存於吾東方故也。足下試一方便。如何如何。

又

舊臘越中書。自彼邨致之。紀行若干首。誦之恍若身在瀚海上。與足下把臂乎。對夫北陸山川之勝。引滿以賞眺者狀也。卽和一篇奉酬。滄溟集亦已至。皆裁

答附郵使。想未達邪。爾後杳無音徽。深以悵惋。是日忽得足下一書三詩。真慰調飢之念矣。因審足下生理。日倍蕭條。詩興日倍鬱跂。是則足下哉。非足下其安得如此邪。兩芳洲果來訪。劇談三日。偉丈夫矣。其子顯允。拜予爲師。留門下者三月。行將西歸。亦偉丈夫子矣。必不墜家聲者。余皆作序送之。芳洲更有文夫子二人。皆幼善詩。渠不啻偉丈夫矣。亦可謂福人也。足下所相善。故及之。譯筌後編。必當授子夏梓。旣已分付澤田。彼不可更有言。西都留臺。有醫東伯通者。予門人也。其大夫松本者。亦問業于予。萬一梗阻。

當謀諸二人者耳。本月十六。予不佞五十矣。同社諸君子。詩文見賀。而本藩子侯。及下館豐侯。渚豫侯。椽城隅侯。與焉。予欲裝潢成一鉅軸。以教後人。識諸君子所以愛我者。足下其無意哉。秋風何日起。竢足下東下。不則後編終不成。已不備。

又

足下不寄書者一年邪。何迺金玉爾音也。忽披雲牋。宛然吳門之面哉。聞苦湯液。若不佞則子然一身。足下猶愈不佞已。承寄絹書。夜猿詩。併求文。對文。變。二書失藁。詩草亦散落。殆不可搜矣。作二絕題其絹。雖

非夜猿亦不佞詩耳。九大家詩選奉返。唐後詩脫藁。足下與有力哉。與潮上人書。伏乞轉致。草草。

附別幅

嚮因江子徹。以二火辨安一書。遠見質問。尋承手札。兼惠洞簫詞。恭意懇以江山遙隔。未接清容。而其肫然之情。一若交臂以談者狀。况加以嘉貺。名工所製。珍玩如玉。不佞之於足下。其修何以答此盛意乎。及披其所撰述而卒業也。則擊節以嘆。足下博物精思。世尠其倫哉。不佞雖亦醫人之子乎。幼讀其書。壯廢其學。略窺大意。未達奧微。是卒莫有以裨補於足下。

者之求也。雖然京師人文所藪澤。碩儒耆德世不乏其人。麗習切劘。弗精弗措。尚且不自是。而芻蕘之及。豈所謂好學之士是其人乎。憶不佞嘗修書伊仁齋。而仁齋不報。予至于今。薄其爲人矣。今而不畢罄其愚陋。以酬足下。則足下其亦謂之何也。祇以去歲而還。舊朝諸公。修憲廟實錄。屬予起草。刀筆紛拏。日不遑給。而高束閣上。莫由紬繹。深嘆其負千里外曼領之望已。是日偶值史事稍暇。則輒從事丹鉛。其辭語之或可議者。就注於行間。若或義理之所未信者。則條列別幅。夫學術不同。所見自殊。是何足恠也。雖

則是何足恠也。亦未必無起予之益者。乃以報足下爾。獨憾鬧忙之際。作字鹵莽。卒看不易讀。遠慚涑水。近愧足下也。時下梅雨病人。萬惟自重。子徹書謂春令愛患痘。今全愈。不頗無瘡。不備以心包絡三焦。定爲有名而無形。以相火定爲非龍雷之火。此自足下卓見。深堪敬服。但心包絡爲裏心脂膜。古來相傳之說。似不可廢矣。何者。舉人一身。總名三焦。則膻中亦爲三焦。全無藏府表裏之別。夫藏神曰藏。盛物爲府。則心包絡要當於膻中別有所指。且包絡之名。非脂膜不可也。豈得徒指膻中哉。脂膜

已非它藏有實形者比則其與無形之說有何窒碍也。至於六氣相火之說不可以一言盡之。大氏君火相火乃醫家所獨言而儒者不言也。此必古昔神醫就人身上立此名色其實不可推諸天地而天地本無二火也。天之六氣本止就陰陽之流行而以其始中終立爲節者而不可配以五行也。蓋古今之言數者三家。一曰五是天地之實數也。何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以包括萬彙無欠無餘。如儒家五常醫家五藏以及五色五聲五臭五味五志之類皆鑿鑿乎有明驗實兆而非徒有所牽強配屬而言之矣。

但五行之名取於五氣之流行於三才者而非特指地上有形者以言之。世人多惑於天六氣地五運之語而以爲指地上有形者則火生土金生水其說窒碍不可通矣。且五運亦以運行言之豈可爲有形之五物哉。二曰二四八是所以向背從違之幾也。孟子義利程朱天理人欲易卜吉凶之類皆其權在人而不在天。而所謂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皆假借虛設之象。天下豈實有此物哉。三曰三六九是所以進退行止之節也。六氣十二支六十花甲及揚雄太玄溫公潛虛蔡氏洪範之類皆天道流行之度數已皆可以

竊天機占便宜者。而不可以知將來決從違也。凡括天下之數。要莫能出於此三者。而三者立數之源。本自判然不合。故五行自五行。四象自四象。六氣自六氣。不得混雜。六氣只當以三陰三陽爲言。不可更粘帶五行。而寒暑燥濕風。不容更添火爲六焉。不知者則以五行配六氣。配八卦。或以洪範太玄占吉凶。或慣聞四象八卦之爲假借虛設。而謂五行亦可以牽強分配者。皆非也。且如十二支。以方位言。則土居其位。十二經在人身。則反多其火。可見牽強之有所不通也。如謂君火在天爲日。則有月與辰星在。何得謂

火唯有二哉。如謂火之爲物。隨觸而發。無處不在。則水液亦爾。氣聚爲水。呵氣成液。何往無之。因旁考左傳醫和六淫。不與靈素合。而素難中言六氣之脉者。亦有但以陰陽微甚爲象。而不關寒暑燥濕者。則天有二火者。必非古昔神醫之言。爲嘗玩靈素。其辭不越周而上。而以難經金匱並觀。反覺不古奧。且純駁參差。似出數人之手者。而古書所援醫經。亦有不載者。則晉宋間攬入者。益爲不尠哉。至人真人。義原老莊。辟疫想日。有類抱朴。是固亾論。乃若五運六氣。參錯相侵。其在四時。以何爲準。司天在泉。杳無効驗。是

蓋古人設此榜樣。以使學者略識陰陽五行相倍從相什佰者狀已。春秋戰國諸子之學皆反切實。不似此空疎。何況岐伯扁鵲諸神醫之言乎。若夫所以謂二火就人身而言者。舉天地之間。除日與火之外。唯人物爲溫暖之物。故五氣之在人身。唯火分數所占最多矣。不但心火。其它五藏六府皆溫暖物。動作輒皆生火也。及其感傷外邪。則寒暑燥濕風亦皆能變爲火。以人身相火鬱蒸而成故也。此素靈等書所以謂寒暑燥濕風火爲天之六氣者。其實非天有此六者焉。感諸人而後有火也。然其病非由內傷乃本外

感。則併歸諸天。謂之天六氣。而與三陰三陽本自不干耳。不然。素靈醫書耳。非陰陽歷術及說天地造化書也。但就人身上起論。向醫藥上受用者。而何故更旁廣論天地之理乎。後來醫者。妄誇以爲黃軒聖人書。又妄推尊以爲經。遂謂與周易論造化者。鼎峙而並行者。殊不知農黃皆吾儒所稱聖人。而豈容不與述疇贊易之聖人。一其揆也乎。或謂人與天地肖相。火天地所無。而人豈有之哉。此又不知天人之大分者也。夫天氣也。以地爲其質地質也。以天爲其氣氣質合而生人。是謂之冲和。冲和也者。氣質渾融之名。

也。生也者。氣質合媁之中。忽然生此氣質。渾融之物也。非直湊合天地之氣。以造作此人也。唯其本諸天地。是以肖也。唯其非湊彼造。此是以雖肖實異也。故天能生而不能成。地能成而不能生。以其純氣不質。純質不氣也。人能裁成輔相而不能生成。以其冲和與天地之純氣純質殊也。不但此已。人頭肖天。足肖地。而特成一箇大字象。未嘗如天地雞卵之形。兩目肖日月。何不一外景一內景乎。人之五藏六府。在天地有之乎。天地之無心。有人之靈慧乎。亦有血肉之軀乎。以此觀之。天地所無人。亦有人之。天地所有人。或

無之。而乃一一印定。謂人全不與天地異可乎。故予斷以爲相火。天地所無。唯人有之也。又如相火爲水中之火。則先醫亦以人身言之。至於旁引龍雷火。則立論之未美。其實天地所無。而人身有之也。先儒曰。天地之初。唯有水火二者。又曰。水火者。天地之精也。天地以此精交媁。化生人物。人物之生。皆濕熱薰蒸而出。觀於虫蛆可見也。濕爲水。熱爲火。是以人生之初。唯有水火二者。而先生腎。故腎中自元陽相火也。夫三焦之爲相火。流行乎一身。雖流行乎一身。亦必以腎間動氣爲其根本。豈非水中有火乎。足下所疑

者。蓋非以其在天地者水火不相容乎。此特地上有形質之水火耳。若水火之氣豈不相容乎。况人爲陰陽五行妙合冲和之成。則亦異於是耳。驗諸醫方。桂附腎氣類補腎中火者。爲不尠焉。嗚呼。足下老於醫者。豈不知此乎。意者聰敏靈慧。有能看破先醫之謬誤者。則不堪技癢。欲悉拂而去之。以一歸諸靈素。間或能見靈素之錯誤可疑者。而捨此別無可以爲宗祖。則遷移回互。以成其是。此見一立亦不自覺其非邪。夫一涉回護。其論不公。欲以不公之論。而號令天下後世。則必有起而議於其後者矣。且足下之過。在

以醫爲大道。故以靈素爲聖經。以仲景叔和爲聖人。明其宗旨。以爲道統。此何異於夜郎王。邾周之衰。管晏老莊申韓。爭稱大道。雖爲異端。尚欲以是治平天下。則吳楚僭王之類耳。如醫者實技也。非道也。本非有治平天下之術。其除病祛害。裨益雖大。亦猶如耕織工賈。爲生民之大業者比耳。而以此比諸聖王之道。則夜郎王之喻。不重誣焉。雖然。古之醫者。固有爲此言者。但博學聰敏。如足下者。而蹈其覆轍。不佞竊惜之。古君子仕則祿隱。則耕以代祿。隱而無田者。尚或爲工商。而不以爲羞。如太公望是也。仕而立於聖

人之朝尚有其所長降爲技藝之事者。后夔是也。足下苟以君子自處。則以醫爲生。或發明醫書。以祛生民之疾。皆不害於其爲君子矣。祇以此爲大道。爲聖學。不亦小乎。坐其小。故回護靈素。不忍斥其誤者。深爲足下惜之。嗚呼。予所見如此。不知足下以爲何如焉。交淺言深。古人所誡。雖然。足下業已枉書千里。不恥下問。予豈容默默不言。自養其高哉。且予棄醫者久矣。今而爲此。馮婦之舉。大方君子。必將壺盧。况架上不蓄一卷醫書。所引所据。必非其語。妄取諸其胸中。任筆云云。不知足下壺盧者。更甚焉。夫吾之所

言。未必是。足下之所言。未必非。古人云。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我。故具言之爾。高明其裁之。不備。

祖徠集卷之二十六

